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瞎騙奇聞 第三回 真橫逆偏作好機緣 迷信心養成破壞性

卻說趙澤長回到家裡，一頭睡倒，滿嘴裡亂喊，奶奶看著急了，忙去燒了水來，灌了兩口姜湯，只見趙澤長把眼睛張開，看了看道：「你們不要吵，我是累的慌，沒有別的事，不要緊的。」奶奶看著，終究不放心，又打發人去問周先生，看是怎樣的事。不多時，去的人回來了，另帶了一盤米，一盤面，就是米山面山的頂，說是周先生交代，要供在家堂，或灶君前的，並且交代昨天的兩道符，掛在身上，無冬無夏不可解落，一直過了六歲，方可除去，保得四季平安。至於大爺的病，雖然是昨天乏了，亦有點講究在內，病者主於東南得之，是土地家親作祟，所以頭疼沉重，乍寒乍熱，飲食無味，鬼在西南器物上坐著，須用白錢七十張，向東南三十步外送去，一定就好了。奶奶聽見，忙著招呼去辦。過了一夜，趙澤長本來沒病，一夜歇過乏來，仍然是精神如舊，因此趙澤長夫婦，更加格外相信周先生。從此家裡，上上下下，不論什麼人，有了病，也不請人服藥，都去找周先生，開個單子，送送崇，說也奇怪，果然也就好了。從此趙澤長與周先生格外知己的了不得，沒事便時常過去坐坐、談談。

有一日，正在周先生家閒坐，忽然前次會過的洪士仁滿頭大汗闖了進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周先生，周先生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洪士仁道：「我真氣死了。」說著，早一屁股坐下，那時氣急敗壞的樣子，實是不堪入目。趙澤長看他那種神形，也就沒有招呼他，又見他穿著一件洋布大衫子，蹬著一雙半新不舊的破羽毛鞋，鞋根已踹了一個洞，只聽見他嘴裡說道：「真他媽的喪氣，這般喪良心的東西，將來不知道怎樣死呢！」周先生腆著臉道：「你到底什麼事，你可悶死我了，你快說罷。」洪士仁道：「我近來因為用度不週，衣食漸缺，急得沒法，又沒有別的東西，可以當賣，才想著我這所房子，還好賣幾百兩銀子，就去找了一個做牙行的人，尋到一個姓朱的，說定了五百吊錢，當時成了紙，先付過四十八吊，其餘言明讓屋再付清，我先把這錢贖了兩三件衣裳，又把東口上那間破房子，修理了一下子，昨天搬出去，我向原經手的去討那應找的錢，誰曉得他們設心不良，說是從前付過四百八十吊，只有二十吊的找頭了。你說混帳不混帳，我同他們鬧了一回，他們是異口同聲的證住，再看那張買紙上，早又是換過一張了，我說這是假的，他們老羞變怒，倒反了腔，說我誑他，反要打我，因此幾乎把我氣死。我現在是拚出來同他們乾罷，我明天到歷城縣裡告他去，你替我掐算吉利不吉利，我現在鬧成個錢屋兩空，反倒落了個論人的名目，真正沒有兩個鼻孔，要把他氣死哩。」

趙澤長聽了，也覺得不服氣，便開口道：「你說的姓朱這個人，可是住在東獄廟前朝東大門那個開雜貨鋪的朱友安麼？」洪士仁道：「是他是他，你大爺一向好，我是氣急了，進來也沒瞧見你大爺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好說好說，朱友安這個人，本醜不是好惹的。」只聽見周先生在那裡說道：「老洪恭喜恭喜。」

當時不但洪士仁聽了詫異，就是趙澤長也詫異的很，先還當是周先生和他說玩話呢，只見洪士仁道：「你可是個人，人家遭了事，你還拿我開心哩，你可是個人？」周先生便正容厲色道：

「那個與你開心，我說的正經話，並沒有同你說玩話，這是你發財的日子近了，真是打著燈籠找不到的好機會，你還要生氣，這可是奇不奇呢？」洪士仁聽他這說格外急了，忙說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，這要算是發財的機會，可是發棺材的機會，照這個樣，怕棺材還睡不到呢！你向來說話不是這樣，怎麼今日盡拿人開心！敢是你喝醉了。」趙澤長也在一旁，看不過去，便道：

「周先生，你別嘔著他頑，你倒是替他掐算掐算罷。」周先生道：「別忙，你們聽我說，我不說，又要怪我，我說了，又不相信，你這個八字，本是要取到寸草不留，才能翻身哩，但是你人口又不多，你又沒有外務，你又省吃儉用，那裡會乾淨呢？」

又怎樣會弄到寸草不留呢？可就兩句話，一向也不便對你說，常言道的好，一場官司一場火，任你好漢沒處躲。不論多大的家私，碰著這兩種事，都要盡的，但是碰到這樣事，不但破財，還要受驚嚇，所以人家都求天禱神，免了災星，你八字裡乾淨，這個事是不愁的了，你現在房子也改了姓了，錢也收不到了，也就同那一場官司一場天火一樣，真算是一無所有，不過你同他打官司，你可也付度一下子，你收他的錢，難道就沒人看見，是你面對面乾的事麼？」洪士仁道：「左鄰右舍，都在那裡，那個沒有看見。」周先生道：「現在他們說什麼？」洪士仁道：

「他們覺上水的，現在都閉著嘴，說是不曾留心，委實不曉得。」周先生道：「可是這個理，你現在又沒有憑據，去同他打官司，他要把這四百多吊錢，化在衙門裡，不怕你官司不輸，輸了官私，還要辦你誑詐，或是再捱上一頓打，更無味了，這是一層。」

就算官司贏了，上上下下的化費，也不在少處，淨到你手裡，也有限的很，為了這幾個錢，反耽誤了正經的大事，又何煩著呢。所以我說是這是發財的好機會，你用不完，自然有法子撈了去。總而言之，你的家當，早完一天，你就早一天發財。況且這樣的事，不但人家曉得你冤枉，老天爺豈不曉得，叫你這樣安安頓頓的破法，不比一場天火，安穩多麼？所以我說發財的日子近了，才恭喜你，我為什麼要同你說玩話呢！」洪士仁道：「要這麼著，不如我自放一把火，倒也乾淨。」周先生道：

「那又不成，這發財的事，是老天注定的，一下地，八字裡就帶過來，早一天不成，晚一天不許，總要到了不多不少的時候，一碰就成，要未到其時，勉強去做，這就叫做逆天行事，到後頭弄得要快反慢，所以總要自然而然的才好，我是一片良言，你自己去想想罷。」洪士仁道：「照你說，我四百吊錢，就白扔了麼？」周先生道：「明中去，暗中來，將來自然加幾倍還你呢，你又何爭在三四百吊錢上。」洪士仁道：「要是一定發財，我也並不計較這些，倘或不能確實，豈不是白便宜了老朱，反倒要作成我下街去，那才更冤哩。」周先生聽得洪士仁氣也消了，又聽他說發財怕不准，便佛然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真是豈有此理，你看見我替誰算命，不靈過的，你發財不發財的事倒有限，你壞我的招牌，咱倆先算不清的帳。」洪士仁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呆子一會又道：「我情願不要發財，不要現在這樣窮法。」周先生道：「那更不成，我說個故事你聽聽，從前有個伍子胥，下了街，在大街上吹簫要飯，後來卻做了大官。又有一個韓信，窮的在淮安要飯，沒人給他吃，遇著一個洗衣裳老媽子給他吃了，他還感激，後來卻也做大官，這兩個人，難道不好將後來的富貴榮華，移點到前頭去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，你講給我聽聽。這兩件事，是人人都曉得的，又不是我現編出來的，可見得遲早的裡頭，人雖不曉得，老天爺早就安排好了，那裡由得自己算計呢。」正說的高興，跟人進來，說是有人來算命，周先生便站了起來說：「我出去一下子，你們坐坐罷。」早就踱出去了，洪士仁便對趙澤長道：「不是他算的靈，我可是再不相信，我也決不肯饒那姓朱的小雜種，如今且聽這周瞎子的話，饒了這個王巴蛋罷。趙大爺，你還坐坐，我要去了。」趙澤長道：「我也要回去，他的事忙，我們不要緊著打攪他，我們悄悄的去罷，省得他送。」說完，兩個人便躡手躡足的出來，又朝著周先生跟的人，搖搖手，教他不要說，便走出大門，分路各散。

如今單說這趙澤長回到家裡，料理點雜事，空下來，不是上街去走走，或是到周先生處坐坐，就在家裡抱著桂森，逗他笑，拍他睡，倒也另有一種樂趣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轉眼之間，已是四五個年頭，桂森已經是會滿地跑了，終日裡金裝玉裹，十分寶貴，果然壯實的很，從來沒有什麼毛病。從來說的，小孩子的脾氣，是沒有好的，再不可慣他，越慣就越壞，只要給他三分顏色，他就開染坊了。趙澤長打五十一歲上，生了這個兒子，就像得了一個寶貝，輕易兒不肯吹他一口大氣，奶奶是更不容說了。幸喜一向並無疾病，趙澤長便格外相信周先生的話，又連那做大官發大財光宗耀祖的話，句句都印在腦筋裡，一刻也不得忘記。無奈桂森更有一個頂壞的脾氣，是喜歡跌碗，聽他的破碎聲音，起先原是吃粥的時候，發了脾氣，大哭大鬧，後來把碗砸了，桂森哭也止了，到呆呆的看了一回。

從今以後，每逢吃東西，吃完了，就把碗丟在地下，聽他響聲，弄過幾回，便時時刻刻要砸碗聽響聲，才能高興，要是不給他砸，他便躺在地下哭個不了。這個時候，要是大人捨得管教的，打上一頓，罵上幾句，也就沒事了。可是趙澤長夫婦，過於溺愛，想著打個把碗；算什麼事，也就聽憑他去取樂，不理他。

不到一年，趙家後院子裡瓦礫早已堆積如山了。趙澤長因為家大業大，不必在這碗上打算盤，還當是小孩子沒有長性，過幾天自然忘了。那知道竟是天天如此，未免心裡有點不受用，只是還未出口，剛剛趙澤長書房裡，有一個霽紅的花瓶，是祖上留傳的三百年的東西，雖然不大，卻也甚可寶貴。桂森嚷著要玩，抱他的人，又不敢不給他，那曉得才到手裡，早已滑了下來，聽在地下，已竟成了十幾塊了，桂森不覺的哈哈大笑。趙澤長在屋裡聽見，連忙走出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冷氣，罵道：「孽障，這是我家幾百年的東西，也就給你輕輕摔了。」奶奶先前在房裡，也早聽見，曉得他是砸慣了，並不在意，又聽見他哈哈大笑，就連忙打屋裡出來，幫著他笑，剛才出門，已見趙澤長在那裡罵桂森，又數說抱的人不該給了玩，又看見地下十幾塊碎的，是幾子上的紅花瓶，又聽見趙澤長嘴裡說，值幾百兩銀子呢。又見桂森罵得哭了，只氣得他渾身瑟瑟的抖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當是什麼事，原來是這個鳥瓶，這又算什麼事呢。」趙澤長道：「你倒說的好，我這個瓶，值好幾百銀子呢。」

也就這麼豁瑯一聲，算了嗎？」奶奶道：「你慢來，我問你，我們的家私，就沒有再比這個瓶貴的麼？」趙澤長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難道有家私的人家，就可以任意糟蹋麼？」奶奶不等他說完，早是勃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你莫要說這不知輕重的話，你想想當年，沒有兒子的時候，你急的像什麼似的，這裡燒香，那裡許願，又要討小老婆，那時候你為什麼不把這個瓶，當他兒子呢？好容易眼巴巴生了一個兒子，我也是五十歲的人了，可沒得說了，莫說是一個瓶，就是拆掉了幾進房子，也只好由他，只要孩子歡喜，快快長成，我們就有了依靠，難道你這一世就靠著這個瓶過日子麼？況且就讓你說是值幾百銀子，到底只要幾百銀子，我這個兒子，可是幾百銀子能換得來的！你動不動，就是這副嘴臉，把我那孩子委委曲曲的問出病了，倘或被你威逼死了，你可好了，你也不想我今年已是五十五歲，十月懷胎，不是容易的，我也曉得你的意思，不過想逼死他，借著生兒子的名目，好娶小老婆罷了。那可趁早告訴了你，你不要打算，別做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早又把桂森抱在懷裡，拍他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別哭了，你爹爹存子壞心眼，想治死咱們，他才如心呢。咱們偏健健旺旺的氣氣他，好孩子，你要什麼，我給你，你不要哭壞了呀。」桂森奉是不敢開口的了，今兒他娘抱著安慰他，越發得意，就借端爽性大哭起來，奶奶再三的安慰，才息了聲。趙澤長看見這樣光景，越發生氣，又平日最怕奶奶的，也不敢分辯，心裡也覺得方才莽撞了，只得勉強道：